

人 | 生 | 坎 | 坷 | , | 世 | 事 | 艰 | 难 | , | 无 | 不 | 跃 | 然 | 纸 | 上

荡气回肠的 60篇名人自白

刘晓树/编

永恒的经典

DANGQIHUICHANGDE
LIUSHIPIANMINGRENZIBAI

□□本书共收入世界名人的自白60篇，在自白中，他们或披露政界秘闻，或陈述心中隐秘，或倾诉爱情苦闷，或告诫商旅艰辛……或坦陈，或辩白，或忏悔，或哭诉；人生坎坷，人性复杂，世事艰难，无不跃然纸上。大胆剖白和赤裸自述，揭开了名人神秘的面纱，开启了名人隐秘的内心世界。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永恒的经典

荡气回肠的 60 篇 名人自白

刘晓树◎编

□□本书共收入世界名人的自白60篇，在自白中，他们或披露政界秘闻，或陈述心中隐秘，或倾诉爱情苦闷，或告诫商旅艰辛……或坦陈，或辩白，或忏悔，或哭诉；人生坎坷，人性复杂，世事艰难，无不跃然纸上。大胆剖白和赤裸自述，揭开了名人神秘的面纱，开启了名人隐秘的内心世界。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荡气回肠的 60 篇名人自白/刘晓树编著.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12
(永恒的经典)

ISBN 978 - 7 - 5308 - 4958 - 3

I. 荡…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2641 号

责任编辑:郑 新

责任印制:王 莹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胡振泰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022)23332674(编辑室) 23332393(发行部)

网址:www. tjkcbs. com. cn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金明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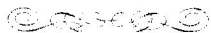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 字数 268 000

2009 年 2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前言

Preface



这是一部蜚声中外的文化名人自白集，书中精选的文章均出自古今中外著名的作家、思想家之手。他们的作品不仅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传诵一时，而且已经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一部分，并不同程度地融入当代世界各民族的思想背景之中。本书所收选的文章都是他们自己写自己，也即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自白。这些文章没有曲折离奇、可歌可泣的故事，有的只是普通人的情感和平淡无奇的事件，有时甚至近乎琐碎，虽然这些文章仅是他们作品海洋中的一滴水，但每篇都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不同的人生。它的美在于真实、坦率、自然朴素，读来更为随意、亲切。有这么一段话：人如果不能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审视自己，大概不能说是真正享受到人生的乐趣。人生好似一个个倏忽而逝的情节，你抓住了，也就享受了它。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这本书不仅可以享受语言的乐趣，而且还能引导我们走向自己，发现自己，教会我们如何感受那些原本会轻易放过的细枝末节；也许还能唤起我们久已忘却的记忆。

编者

目录

荡气回肠的 60 篇名人自白

自画像	[法国] 卢梭 //2
徒步旅行	[法国] 卢梭 //4
漂泊的热望	[美国] 华盛顿·欧文 //6
往事的回忆	[法国] 乔治·桑 //9
对我的智力的评估	[英国] 达尔文 //11
一支粉笔	[英国] 切斯特顿 //17
我的园林	[英国] 福斯特 //20
七十岁生日感怀	[美国] 马克·吐温 //23
首次观剧印象	[法国] 法朗士 //28
看哪！这个人	[德国] 尼采 //31
谈自己的文章	[德国] 尼采 //34
夜宿松林	[英国] 斯蒂文森 //35
一个艺术家的宗教	[印度] 泰戈尔 //39
假如我再是大学一年级生	[美国] 托马斯·克拉克 //44
我的首次飞行	[英国] 威尔斯 //49
鼠笼	[法国] 罗曼·罗兰 //52
“苦命人”自传	[前苏联] 高尔基 //58
接受诺贝尔奖	[俄国] 蒲宁 //61
初恋	[日本] 国木田独步 //68
我是怎样写作的	[英国] 罗素 //71
我与绘画的缘分	[英国] 丘吉尔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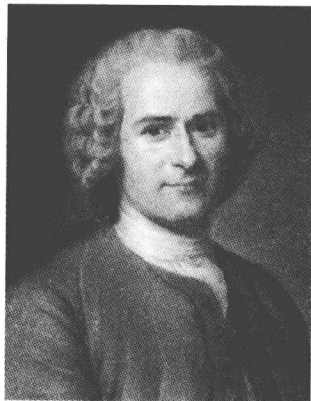
宗教之谜	[英国] 毛 姆 //78
我的生活观	[美国] 杰克·伦敦 //81
我的传略	[德国] 赫尔曼·黑塞 //88
艺术与爱情	[美国] 邓 肯 //100
自述片断	[德国] 爱因斯坦 //105
我的世界观	[德国] 爱因斯坦 //108
伟大的日子	[美国] 海伦·凯勒 //111
与自己对话	[奥地利] 卡夫卡 //114
一束假花	[前苏联] 帕乌斯托夫斯基 //117
大川河的水	[日本] 芥川龙之介 //120
春之声	[日本] 宫城道雄 //124
走进诗的王国	[前苏联] 叶赛宁 //127
作家的生活	[日本] 横光利一 //130
我的救赎	[美国] 兰斯顿·休斯 //134
我的幻想	[前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 //137
假期的欢乐	[法国] 波伏娃 //142
我的创作	[澳大利亚] 帕特里克·怀特 //144
走向自我解放	[埃及] 萨达特 //150
童年的发现	[前苏联] 费奥多罗夫 //156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中国] 蔡元培 //159
实庵自传	[中国] 陈独秀 //165

目录

荡气回肠的 60 篇名人自白

我在西湖出家之经过	〔中国〕 李叔同 //174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中国〕 鲁 迅 //178
我的中学生时代	〔中国〕 夏丏尊 //182
中年人的寂寞	〔中国〕 夏丏尊 //187
一团矛盾	〔中国〕 林语堂 //189
书塾与学堂	〔中国〕 郁达夫 //193
自 剖	〔中国〕 徐志摩 //197
别了,我爱的中国!	〔中国〕 郑振铎 //202
我是扬州人	〔中国〕 朱自清 //204
多余的话·告别	〔中国〕 瞿秋白 //208
开门炮	〔中国〕 鲁 彦 //211
钓 鱼	〔中国〕 鲁 彦 //215
我的童年	〔中国〕 朱 湘 //222
失眠之夜	〔中国〕 萧 红 //228
我的信念	〔法国〕 玛丽·居里 //231
我的家	〔埃及〕 艾哈迈德·艾敏 //233
我的少年时代	〔法国〕 米什莱 //236
童年和诗	〔智利〕 聂鲁达 //241





卢梭 (1712—1778), 法国思想家和文学家, 19 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出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 10 岁时父亲被流放, 他寄居在舅父家, 不久便开始了近 20 年的流浪生活。1750 年, 在狄德罗的鼓励下, 卢梭参加了法国第戎学院举办的征文竞赛, 其论文《科学和艺术》获得头奖, 因而一举成名。1756 年以后, 他隐居 6 年, 潜心著述。1761 年发表小说《新爱洛绮丝》。1762 年写成《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 不久这两本书被法国议会查禁, 他先后流亡瑞士和美国。1764 年底开始写自传《忏悔录》。1767 年重返法国。

自 绘 像

〔法国〕 卢 梭

两种近乎水火不相容的东西, 以我无法想象的方式统一在我身上: 热烈的性格、奔腾的感情和缓慢凝滞的思想。似乎我的心灵和我的思想并不是属于同一个人的。比闪电更迅疾的情感攫取我的心灵, 但它并不给我启示, 而是使我激动, 使我迷惑。我感觉一切, 但我什么也不领会; 我暴躁易怒, 但又麻木不仁; 我在冷静下来之后才能思考。令人惊讶的是, 只要别人能够耐心等待, 我仍然可以表现出相当可靠的直觉、洞察力, 甚至敏感。只要时间充裕, 我可以写出极好的即兴诗。但我从来不能即兴写出任何像样的文字, 也不能随口讲出任何有分量的话语。在通信中我可以侃侃而谈, 就像人们所说的西班牙人下棋。在我读过的一本书里, 作者叙述萨瓦公爵在从巴黎返回故乡途中回身叫道: “巴黎商人听着, 我不会饶过你的!” 我想: 这就是我!

这种同敏锐的感受力共在的凝滞的思想不仅表现在交谈中, 即使我独自一人或者我工作时亦是如此。要把我头脑里的思想调理好, 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 它们在其中缓慢地运动, 在其中沸腾, 直到使我动感情, 使我振奋, 使我激动; 而在这整个情感激荡的过程里, 我眼前的一切是模糊的, 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我必须等待。这心灵的激荡不知不觉逐步平息, 这混沌的一团逐渐露出端倪,

每样东西各就各位，但这一切是缓慢的，而且必须经过长时间混乱的骚动……如果我能够等待，而且能够再现那些在我头脑中浮现过的事物的美好的面貌，那么很少有作家能够超过我。

我之所以下笔艰难，原因就在这里。我的文稿字迹潦草、杂乱，而且由于反复涂改无法辨认，这就是我付出代价的证据。我没有一份文稿不是经过四次或五次缮写才送去付印的。面对桌子和纸张，我无法提笔写出任何东西，只是在漫步中、在林空间、在夜深人静时，我才能在头脑中创作；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完全没有文字记忆力、一辈子不会背诵六行诗句的人来说，可以想象我写作起来是何等缓慢。有些音调和谐的长句子在见诸文字之前，我曾经一连五六个夜晚在头脑中反复斟酌。我之所以更擅长写那些需要雕琢的作品，也是由于这个缘故。即便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写一封信，我也要付出几个小时的辛劳；或者，如果我要记述一件我刚才经历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开头也不知道怎么结尾；我的信是连篇的废话，读起来令人费解。

我不仅拙于表达思想，而且甚至难以形成看法。我对人进行过研究，并且自认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力，然而我对眼前的东西丝毫不能领悟，我只能洞彻那些回忆起来的東西，而且我的理智只存在于我对往事的回顾之中。对于人们当着我的面所讲的一切、所做的一切、发生的一切，我毫无感觉，我茫然不解。给我的印象仅仅是外部的征象。这一切在我脑海中有時重新浮现：我记住了地点、时间、声调、目光、动作、环境，一切又都历历在目。这时，根据人们的行为或言谈，我竟能够洞悉人们的思想，而且极少弄错。

既然我独处时无法主宰自己的思想，人们可以想象在交谈中我是什么模样。为了说话得体，必须同时而且立即考虑许多因素。礼仪那么繁琐，而我终不免有所疏忽，这就足以使我望而却步了。我甚至无法理解人们怎么敢当着众人讲话，因为每词每句都要考虑所有的在场者，必须了解所有人的性格，知道他们的经历，才有把握不讲出什么得罪人的话……我觉得两个人面对面交谈更令人尴尬，因为不停地讲话是一种需要：对方讲话必须应答，对方沉默时又必须使谈话重新活跃起来。这种无法忍受的拘谨已经足以使我对社交生活失去兴趣；无话找话说就必须说废话，这是令人厌烦的……因此人们在我身上看到了许多异乎寻常的举动，人们往往归咎于我性情孤僻，其实我的性情并不如此。如果不是由于我深知自己在社交生活中的形象非但于己不利，而且同我本来的面目截然不同，我可能同别人一样也会喜欢社交生活的。投身写作并且躲藏起来，这于我是最恰当的选择。



徒步旅行

〔法国〕 卢梭

我最懊悔的是不曾写旅行日记,使我今天记不起旅行生活的细节。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像在独自徒步旅行中那样充分思考、充分存在、充分生活、充分体现自我。步行包含某种能够使我的头脑兴奋和活跃的东西——我静止不动时几乎不能思索。

记得我曾经在一条沿着罗油河或索思河蜿蜒的小路上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因为我记不清是其中哪条河了。路那边是高出地面的园地。那天日间十分炎热,夜色是迷人的;露水湿润着干枯的野草;风儿不兴,万籁俱寂,空气凉爽而不寒冷;落日在空中留下红色的烟霞,将河水映成玫瑰色;园中树上栖息着百灵鸟,它们婉转啼鸣,隔枝唱和。我如痴如醉地漫步着,用我的感官和心灵享受这一切,只因为没有人同我一起分享而感到惋惜。我沉浸于甜美的遐想,直到深夜还在继续我的漫步,而没有疲倦的感觉。但我终于困乏了……。树枝是我床顶的华盖,一只百灵鸟刚好栖息在我头上,它的歌声伴随我进入梦乡。我的睡眠是甜蜜的,我的苏醒更是如此。天色大亮了,我睁开眼睛,看见河流、苍翠的树木、令人赞叹的景色。我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觉得饥肠辘辘。我欢快地朝城市方向走去,决定用剩下的两枚银币美餐一顿。我神采飞扬,一路哼着歌……

徒步旅行中我随心所欲,想停就停下来。我最适宜过漂泊的生活。天气晴朗时,步行在路上,周围是秀丽的景色,前方是惬意的目的地——这就是我最喜欢的生活方式。而且,人们已经知道我说的风景秀丽指的是什么。依我看,平原地区无论如何优美,也不符合这个要求。我认为必须有激流、峻岩、茂林、高山、起伏的道路、近在咫尺的万丈深渊。我在尚贝里附近看见的就是这样的景色,我尽情欣赏它。在巴德莱萨山附近,有一条在岩石中开凿而成的大路,路边是河水花了千万个世纪淘洗而成的深渊,深渊里有一条小河在奔腾翻滚。为了

安全,人们沿着路边筑了一堵护墙,这样我就能尽情欣赏渊底的景色,任自己头晕目眩,我之所以喜爱陡壁峻岩就是这个缘故;只要我处于安全的地位,我是喜欢这么做的。我兴致勃勃,手扶着护墙,伸头俯览翻腾的泡沫和蓝色的河水,一待就是几个钟头;千仞之下,乌鸦和猛禽在岩石和荆棘间翱翔,它们的叫声同河水的咆哮相呼应。在山坡比较平缓和荆棘比较稀疏的地方,我拾取一些我搬得动的大石头;我把石头垒在护墙之上,然后逐个扔下去;我看见石块滚动、跳跃、碎片横飞,最后到达崖底,而我感到莫大的愉快。

在距尚贝里更近的地方,我见过类似的、但位于相反方向的风光。道路在我平生所见的最壮观的瀑布下面穿过。山峰壁立,飞流直下,形成一个拱洞,行人有时可以在瀑布和岩石之间穿过而不漏湿衣裳。但人们如果不留心,是很容易上当的,我就有这样的经验:因为瀑布极高,落下时分成许多小股,散落成水沫,当你太靠近这迷蒙的烟雾时,并不立即意识有什么危险,但顷刻之间全身已经湿透了。



华盛顿·欧文(1783—1859),美国作家,被称为“美国文学之父”。1802—1803年间,他以乔纳森·奥尔德斯泰尔的笔名在《晨报》上发表讽刺杂文。他多次外出及出国游历。回国后取得律师资格,不久开业。1809年他的《纽约外交》出版,这是一部关于纽约荷兰政权的演义。后经商失败,他重整旗鼓,锐意创作,使他的《见闻札记》得以问世。1826年初,他应邀到美国驻西班牙公使馆任随员。1832年,在阔别17年后回到纽约。除了任驻西班牙公使的4年(1842—1846)外,晚年一直住在纽约州塔里敦的家中,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代表作有《见闻札记》《华盛顿传》等。

漂泊的热望

[美国] 华盛顿·欧文

“此节吾与荷马实有同感。夫蛇脱壳未久即化而为蟾蜍,因不得不另觅栖处以自适,故游子于其去国辞乡之后,亦多有化为奇形怪状之虞,势不能不徙其居处,易其风习,且亦唯运所至,罔能自择。”

——李黎(狄菲斯)

我平生最喜游览新境,考察种种异地人物及其风习。早在童稚时期,我的旅行即已开始,观察区域之广,遍及我出生城镇的各个偏僻之所与罕至之地;此事固曾使我的父母饱受虚惊,市镇报讯人却也赖以受益颇丰。及长,我观察的范围继续扩大。无数假日下午尽情消磨在郊洞的漫游之中。那里一切在历史上或传说上有名的地方,我无不十分熟悉。我知道那里的每一处杀人越货之所与鬼魂出显之地。我继而访问了许多邻村,观察其地的风俗习惯,并与当地的圣贤与伟人接谈,因而极大增加了我的原有见闻。一次,在一个漫长的夏日,我竟漫游到了一座远山之坛,登临纵目,望见了数不尽的无名广土,因而惊悟所居天地之宽。

这种浪游的习性竟随着年龄而俱增。描写海与陆的游记成了我的酷嗜,寝馈其中,致废课业。在天气晴和的日子里,我往往怀着多么渴慕的心

情漫步在码头周围,凝视着一艘艘离去的船只驶赴迢迢的远方;我曾以何等希羨的眼神目送着那渐渐消逝的桅帆,并在想象之中自己也随风飘越至地角天边!

此后,进一步的阅读与思考虽使这种渺茫的向往稍就理性之范,却适足以使之更其固定。我游历了自己国土的各个地方,而如果我的爱好仅限于妍丽景物的追逐,则快心悦目,尽可以无须远求,因为纯以大自然的妩媚而论,此邦却可谓得天独厚,世罕其倍。试想她那银波荡漾、与海相若的浩淼湖面,那晴光耀眼,直顶青天的巍峨群山,那粗犷而富饶盈衍的峡岸溪谷,那雷鸣喧腾于阒寂之中的巨大飞瀑急湍,那绿色葱茂、清风阵阵的无际平原,那庄严静谧、滚滚入海的深广江流,那万木争荣、无径可循的茂密森林,那夏云丽日、谲诡幻变的灿烂天空——不,在自然景物的壮丽方面,美国人从不需要舍本土而远求。

然而在传奇与诗意的联想方面,欧洲却具有它特殊的魅力。在那里人们可以见到艺术上的名作巨制,上流社会的精致娴雅以及古今风尚的种种特点。欧洲蕴蓄着世代聚集的珍奇宝藏,就连那里的遗址废墟也尽是过去历史的记载,每块残砖烂石都是一部史册。我渴望到那些有过丰功伟业的故地去漫游——仿佛是在去追寻往古的足迹——流连于废堡颓垣之侧,低回于圯塔欹楼之中——总之,暂时忘情于眼前的平庸现实,而沉湎在过去繁华盛事的幻影里去。

除此以外,我还殷切期望有幸去瞻仰瞻仰世上的伟人。诚然,美国自有它自己的伟人,这种人物广布各个城中,不知凡几。我平生也颇厕身其间,而且常被他们弄得黯无颜色;因为一位伟人——尤其是一位城市的伟人——的光焰往往有为小人物所难堪者。但是欧洲的伟人我却久思一睹风采;因为我就曾在不止一位哲学家的著作里读到过这种说法,即大凡动物一入美洲,即有出现退化之患,当然连人也不例外。因此我想,欧洲的伟人之于美国的伟人,大概也犹如阿尔卑斯山的高峰之于哈得逊河边的高地那样,而这种认识,在饱看了不少英国旅客在我们中间所流露的那种优越神情与倨傲态度之后,乃益信其不妄;而其实这些人,据我听说,在其本国之中也不过是平庸之辈而已。因此,我立志要恭游别国,亲历其境,以便见见我这已经凋残的后裔所自出的那个巨人种族。

不管好运厄运,我这漂泊的热望总算夙愿得偿了。我漫游了许多不同的国家,阅历了不少变动不居的人生世相。我不敢妄称对于这形形色色的世相,我曾以哲人的目光作了观察;而仅仅是徘徊于众多画店庙前的探幽寻胜的谦卑癖嗜者的一种闲眺:时而美物写生,勾勒微妙;时而谐谑漫画,突现滑稽;时而山水风景,意境悠然,因而令人迷恋不止。既然当今的旅行家一出门便需画笔在手,地



不虚至,以便将来图稿盈筐,满载而归,因此我也不免要拣出几件,以博友人一粲。然而当我重检自己为此而作的种种札记日志时,我却发现,由于素性疏懒,我对每位立志著述的正规旅行家照例列入其研究范围的种种重大事物,竟然多有脱漏,因而惶惧无已。我担心,我之必然令人失望,将不下于下述之山水画家。其人也确曾旅游过欧陆,然而终不胜其烟霞癖之驱遣,每有所作,辄得之于穷乡僻壤之中。因而充溢其画册的东西则茅屋也,山水也,无名之故地废墟也,但是圣彼得大教堂他却漏掉;迦利辛斗兽场他却漏掉;特尔尼瀑布或那波里海湾他也都漏掉;甚至连冰川与火山之巨观,他的全部作品中也都一笔没有提到。

往事的回忆

〔法国〕 乔治·桑

我体格健全，而且在孩提时代就显出我要长成一个美人，但这是一个没有实现的预言。其中也许有我的过错，因为在那风华正茂的年月，我已经彻夜攻读和写作。我的双亲都生得一表人才，我这个女儿本来不该退化的；我那把容貌看得重于一切的母亲因而对我诸多责备。我从来不注意修饰外表。因为我有洁癖，所以更不愿意涂脂抹粉。

为了保护一双明眸而舍弃工作，当上帝美好的太阳吸引你时却躲避阳光，由于担心足背变形而不敢穿木鞋，为了保护皮肤而要戴手套——即放弃双手的灵敏和力量，迫使自己动作笨拙，在一切要求我们不辞劳苦的时候却养尊处优。总之，为了在垂暮之年来到之前不使皮肤晒黑、皴裂，为了保持容颜而把自己禁锢在钟形罩下，这是我永远无法办到的。和我母亲相比，我祖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那有关帽子和手套的唠叨成了我儿时莫大的烦恼；虽然我无意反叛，但强制从来不能使我屈从。我只有过短暂的鲜艳，但从未有过美貌。虽然我五官端正，可是我从未想过赋予我的面孔以最轻微的表情。我几乎在摇篮中就养成了这个我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喜欢遐想的习惯，因此我很小就显得“傻里傻气”。我直截了当用这个词，因为在我一生中，在孩童时代，在女修道院里，在家庭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出生于一个军官家庭，1817年，她被送进巴黎一修道院，告别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1822年，与乡绅杜德望男爵结婚，8年后愤然离家。30年代，写出《安蒂企娜》《华伦蒂纳》《莱莉亚》等小说，捍卫妇女权利，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从40年代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小说：《木工小史》《康素爱萝》《安吉堡的磨工》。1848年革命以后隐居乡间，沉醉于“田园小说”的创作，写下《魔沼》《法俗特》等小说。晚年写有回忆录《我的一生》。



成员之间,别人一直这样评价我,我不过尊重事实罢了。

总之,我年轻时有头发、有眼睛、有牙齿,没有任何缺陷,既不丑也不美。依我看,这有一个好处:丑陋引起偏见,美貌同样是如此。人们对闪光的外表抱着太多的期待,而对猥琐的外表怀有过多的疑虑。最好有一张既不令人眩目也不令人惊恐的端端正正的面孔,所以我同我两性的友人都十分相得。